



## 都市因仔草地 s ô n g

佇我的因仔時代，都市人若看草地人無起，嫌人農村味較重，定定攏愛笑人「草地 sông」。對我這個有一半草地人血脈的都市因仔來講，細漢的時，猶毋知影「草地 sông」是啥物意思？事實上，我嘛無咧關心。到這幾年，臺灣到處已經攏都市化，誠濟人對發展過頭的都市現象愈來愈感覺齷齪，煞顛倒漸漸較欣羨農村的種種好處。所以定定會利用週休兩日的機會，四界去草地所在 tshit-thô、渡假。對現代都市人來講，只要有機會通脫離紅毛塗恰 ta-má 膠的「水泥森林」，來到有山、有樹 koh 有溪仔水通親近的草地所在，就會當排解壓力，歇睏兼充電。其實，草地遐的田園、樹木恰溪仔水，自早就攏佇遐，嘛無啥物改變。以前都市人嫌 sông，tsit-má 才相爭欲來渡假，講是親近大自然。若看著稻田、牛車，攏當做寶貝，甚至比 Benz 較稀罕。有的草地人就講，tsia--ê 自認為高尚的人，其實才真正是「都市 sông」。有影著啦！都市人駛 Benz，一 tsuā 路來到草地看牛車，這敢毋是 sông kah 有賸？

阮阿母是嘉義縣義竹鄉的草地查某因仔；外媽是隔 1 條八掌溪的臺南縣鹽水 (Kiâm-tsuí) 人。阮這幾個因仔雖然攏是佇高雄市區成長，毋過細漢的時有定定綴父母轉去外家 tshit-thô，對草地義竹恰鹽水小鎮，到 tann 猶有足深的記持。

逐遍，阿爸若駛車載阮欲轉去草地，就是阮兄妹仔上期待的鄉村旅行欲 koh 開始矣。

車若駛落新營交流道，接近鹽水，阿母就開始全面接管，指揮交通路線。進入鹽水港街仔，阮兄妹仔就四界相，想欲揣看有啥物較奇巧的物件通來食。阿母講先欲 tshuā 阮去參觀八角樓，毋過阮兄妹仔 kan-na 對食的有興趣，管伊幾角樓，阮哪有啥物稀罕？

八角樓是 19 世紀中期，滿清時代留到 tann 的倚家厝古蹟。伊較特別的是二樓，八角形的木造結構，所以才號做八角樓。阿母呵咾阮足有耐性，其實阮是不得已，勉強綴大人清彩看看咧。想袂到恬恬看煞了後，阮煞得著 1 份意外的補償—去隔壁三角窗彼間冰果店食冰。阿母講彼間冰果店的月見冰歷史上久，這「月見冰」的名從日本時代就有矣，其實就是雞卵仁冰啦。佇阿母讀初中彼 3 年，鹽水的月見冰就是伊少女時代的青春記持。另外，弓蕉冰嘛足特別 koh 使人懷念。阮點的紅豆牛奶冰，紅豆足濟、足甜，牛奶膏嘛足厚。我和阿兄公家食 3 碗，最後連小妹食賸的彼半碗，嘛是我窮了了的。

鹽水有另外 1 个舊地名叫做月津。古早 bat 真鬧熱，所以有「一府二鹿三艋舺四月津」的排名俗諺。足出名的雞卵麵—鹽水意麵，就是對 tsia 發展 -- 出來的。阿母講，若欲食麵，義竹猶有另外 1 種較特別的本地麵食 (mī-tsiāh)，叫做豆菜麵。義竹人既然轉來到故鄉，哪會使無食？

駛車經過岸內糖廠，幹正并過八掌溪橋，就來到阮阿母的外家—義竹矣。若和鹽水小鎮比起來，義竹這個嘉義縣上西南并的農業鄉，才是真正的草地所在。阮直接先去市場內食豆菜麵，配肉羹。這種佇義竹、新營、白河附近，通人攏知的地方麵食，特色就是用較扁、較薄的油麵，煮熟了後先園予冷，口感才會 khiū。欲食的時，先濫 1 把豆菜，koh 淋寡蒜茸豆油，tshiau-tshiau lā-lā 咧，直接就食冷的焦麵。這款食法，毋但入喙涼 koh khiū，尤其配合蒜茸豆油小可 hiam-hiam 鹹鹹的芳氣，會使講是俗 koh 好食，大碗 koh 滿墩的『國民美食』。阿母講，阿爸逐遍若來，清彩食，上少嘛愛 1 斤以上才有夠氣。是講，tsiah-nī 簡單 koh 好食的豆菜麵，哪會除了義竹故鄉附近以外，臺灣其它所在攏無看見人咧賣？敢會是傷粗俗，顛倒無受重視，逐个攏甘願去食彼美國式的糞掃食品，替美國人咧「賣銅鑼」(麥當勞)？

阿母佇義竹的外家厝 (tshù)，是用磚仔鞏的正身護龍三合院。厝前大埕是 2 个阿舅咧曝五穀的所在；虎并伸手尾溜的大埕邊，有 1 口鼓井。佇以前農村所在猶未牽水道的年代，彼口鼓井是附近規半个庄頭，逐个公家咧使用的食用水源。聽大舅講，佇 1950 年代尾期，義竹、布袋甚至臺南的學甲、北門彼四箍圍仔，bat 發生過足嚴重的烏跂病大流行。政府緊急來查驗水質，共附近真濟無合格的鼓井攏強制填塗封起來，不准 koh 使用。外公兜這口井是全庄唯一檢驗合格，有衛生執照的鼓井。當時外公猶佇咧，就慷慨對外開放，予附近所有的村民自由、免費來上水 (tshiūnn-tsui) 轉去使用。外公講，水是這塊土地下底，逐个人公家的。臺灣人平平攏咧拜土地公，咱無理由毋予眾人來用水。

若講著上鼓井水的工夫，遐的 kan-na 會曉撥水道水的都市人，就真正愛予人笑 sōng 矣。佇我欲升國小二年彼个歇熱，阿母看阮兄弟仔愛綴人踎鼓井邊耍水，又 koh 驚阮無細膩跋落井，就規氣家己來教阮。彼 kha 上水專用的拔桶，若規 kha 攏貯漬，4、5 公斤重，我和阿兄可能真正無才調掙起來。莫怪二姪笑阮是都市的肉雞仔。阿母就規定阮，每遍 kan-na 會使 khat 三分之一桶的水。上水的銼角，就是愛會曉操作彼條縛水桶耳的麻索。阿母先共水桶園落去鼓井，到水面了後，伊手拎麻索，輕輕仔 sut 1 下，水桶就翻身開始沉落、入水。阿母看水量差不多矣，就隨 giú 麻索，共水桶掙起來。阮一下看，有夠準，真正就是三分之一桶！我和阿兄興 tshih-tshih，隨照阿母教的要領，開始練習上水。阮才練無 2、3 擺爾爾，真緊就足熟手矣，2 人踎鼓井邊耍 kah 澹澹。到尾矣，阮想講橫直澹都澹矣，規氣就佇日頭下共衫攏褪褪咧，順繼洗身軀。

踮鼓井邊上水、洗身軀這件因仔時代的往事，到 tsit-má 逐个攞大漢矣，我猶 koh 記持足深。相信阿兄嘛一定和我相緞，永遠無可能放袂記得。逐遍若講起這層，阮 2 兄弟仔攞會笑講，草地人欲學電腦抑是用智慧型手機，攞無困難，毋過都市人敢有鼓井？敢會曉上水？所以阮的結論就是，都市 sōng 確實比草地 sōng koh 較 sōng。

二姪來鼓井邊呵咗阮 gâu，講阮已經考試過關，tsit-má 會使算是草地因仔，毋是飼料雞矣！Koh 知影阮耍了腹肚會朽，問阮欲食番薯--無？阮 2 兄弟雙手接過 4 粒番薯，愣愣問講：「這番薯…是欲按怎食？」阿母看著愛笑，kan-na 講 1 句：「飼料雞想欲變土雞仔？猶早咧！」講了，幹咧就行對灶趺入去。

阮綴阿母來到灶趺。阿母提幾張仔舊報紙，叫阮先搵寡水，共番薯包包咧。Koh 擇火夾掀開灶門，叫阮共包好的番薯擲入去灶空內底。彼時，大灶頂有園籠床，毋知當咧炊啥物好食物，真芳。灶空內，柴火足炎，阮驚驚毋敢靠近。阿母講，若欲魚番薯，就愛趁 tsit-má 阿姪的大灶有燃火，若無，小等若無火，就免食矣。阿兄較勇敢，先擲 1 粒入去。我嘛綴咧擲 1 粒，擲 kah 足深。小妹好奇綴入來，講伊嘛欲耍。阿母就包 1 粒較細粒的予伊擲。伊驚驚倚足遠，那笑那擲，連繼擲 3、4 擺，才共番薯擲入去灶空內。

二舅佇門外，那咧歎 1 種奇怪的鼓吹，那咧叫阮。阿母講，魚蕃薯毋免顧，著愛等暗頓煮好，清灶空的時挖來食，才上拄好。

二舅坐佇大埕邊，用林投葉咧編織尪仔物。喙裡 koh 含 1 塊奇怪的物件，一直咧歎出「pi-pi-pi…」的聲。無佞久，1 隻草蜢仔就做好矣。二舅共 pi-á 裝踮草蜢仔的尻川尾，完成 1 隻草蜢仔鼓吹，先送予小妹。然後真緊 koh 繼續編 2 隻無全型的草蜢仔予我佻阿兄。我感覺二舅足厲害，做 3 隻草蜢仔毋但攞無全型體，連 pi-á 聲嘛攞無相緞，koh 特別講這是有錢無地買，kan-na 草地阿舅才有的。阮 3 个那歎那耍，心內實在足佩服二舅。

嘉南平原的日頭足炎熱。除了 1 冬種 2 季的稻仔，其它五穀收割了後，嘛攞愛先披踮門口埕曝日。大舅這期種彼，我毋知影叫做啥物名的豆仔，已經佇大埕曝 kah 咧欲焦矣。這日過晝，阿母擇 2 枝枷仔，招我和阿兄來到大埕，講欲教阮「損枷」。彼款叫做「連枷」的家私，生做真奇怪。差不多 4 尺長的竹棍仔，尾溜接另外 1 節會當活動的短竹管，若像李小龍的雙節棍，只不過雙節竹管無平長。阿母擇連枷較長的彼頭，共短竹管仔幌振動；惹 1 輓，就佇大埕塗趺損 1 下。損著的豆莢，焦殼破去，豆仔就隨跳出來。阿兄看著足佻意，講這有夠『酷』，就趕緊招我去共「連枷」接過來耍。阿母提 2 頂瓜笠仔來予阮戴，然後和阿爸坐踮簾簷趺泡茶，看阮那損枷那咧 tshit-thô。



日頭確實是有夠炎，阮 2 兄弟仔才損無佻久，就已經熱 kah 規身軀汗矣。阿爸叫阮歇暈、淋茶，莫 koh 損矣。阿母笑阮都市因仔好命慣勢，攏毋知影草地人作穡的艱苦。

這擺的體會，予我感觸足深。後來，我讀著李紳的〈憫農詩〉，斟酌了解內容—「鋤禾日當午，汗滴禾下土；誰知盤中飧，粒粒皆辛苦。」Koh 想起阿母定定咧唸的「一粒米，百粒汗」。對照起來，猶是咱臺灣人所講的「一粒米，百粒汗」，較會當予人實際體會啊！莫怪阿母自阮 bat 事以來就攏嚴格教阮，食飯絕對袂使拍損任何 1 粒飯粒。

體會過 2 个阿舅作穡的種種情境，我對草地的種田人，就自然加足尊敬。事實上，in 彼款辛苦勞力的農村工課，阮都市人，應該愛講是都市 sōng，根本都完全做袂到啊！

其實，曝豆莢、損耨，猶算是配角。種稻仔予咱有米飯通食，才是草地作穡人上主要的貢獻。我 bat 看過大舅牽水牛咧犁田佻佈稻仔，感覺足好耍，毋過彼阮攏無才調實際去作。若到後期踎大埕曝粟仔，這，阮就較有經驗。

大舅聽著阮欲鬥顧粟仔，真歡喜，就特別夯 2 枝甘蔗來，教阮按恁削甘蔗食，順繼鬥顧，莫予粟鳥仔來偷食。阮 2 兄弟頭 1 擺家已削甘蔗，輪流那削那嚙，食 kah 足心適。大舅 koh 另外擰 2 枝真奇怪的竹管仔出來，講是專門咧趕粟鳥仔用的。彼竹管仔嘛是 3、4 尺長，和掃帚柄差不多。較特別的是，尾溜彼節已經破并，開幾若叉。大舅用開叉彼頭踎大埕的塗絞損，發出「tshiak-tshiak」的聲，講按呢粟鳥仔就毋敢來。阮感覺真趣味，就歡喜接過來損看覓，2 兄弟那損那感覺好耍。

彼下晡，日頭本來猶足炎。到 3 點外，西并天邊煞雄雄開始烏陰烏陰，若像咧欲落雨的款。會記得大舅有交待，粟仔若 1 屑仔予鳥仔偷食去，是無要緊，毋過若予雨沃澹，就無彩咱咧曝矣。阿兄趕緊走入去欲共大舅講，留我家已 1 个繼續顧粟仔。這個時陣，我看見有幾個無熟似的人，有的擰掃梳，有的提畚箕，毋知對佻位出現，兇兇狂狂走來到阮的大埕，就開始一直咧抔阮的粟仔。我著一驚！In 這幾個是啥物人？哪遐爾好膽？當頭白日也敢來搶阮的粟仔？阮顧規晡，上驚的粟鳥仔無來，煞顛倒有人來咧搶粟仔，這欲哪會使？

大舅牽阿兄出來。我趕緊向前去投講：「大舅你看，害矣啦！有人來偷抔咱的粟仔啦…」想袂到大舅煞應講：「蠢因仔，這毋是偷抔…人是來欲共咱鬥收粟仔，驚小等去予雨沃澹去啊…」

大舅和彼幾個我無熟似的人，跤手足 mé，in 做伙共大埕的粟仔杯杯積做一大堆，koh 用埕邊 1 領大塑膠布，共規堆粟仔攏崁起來，四箍圍才 koh 用幾若塊磚仔共密密哲予牢。規件工課的速度有夠緊，總共都無幾分鐘咧。佇我猶未想清楚進前，粟仔堆就已經全部崁好勢矣。然後，遐的「生份人」，蓋成嘛無講啥物，就恬恬越咧隨人離開矣。

我一直想足久，實在無法度通理解，是按怎遐的生份人發現咧欲落雨，就會主動紮家私來門收粟仔？阮大舅事先嘛無拜託 in 啊！阿母俗草地遐的大人嘛攏恬恬無講啥物道理。若像這款代誌逐個攏知，逐個嘛自然攏會按呢做，只不過 kan-na 像阮這款都市因仔，才會感覺奇怪。這幾年，無論佇都市抑是草地，甚至和外國比較，臺灣的日子躑久，才漸漸會當體會，這就是咱臺灣人上寶貴的人情味啊。

【全文煞】



### 作者感言

蘇世雄 臺語支援教師

叫做「閩」客語文學獎？按怎無「臺灣」？